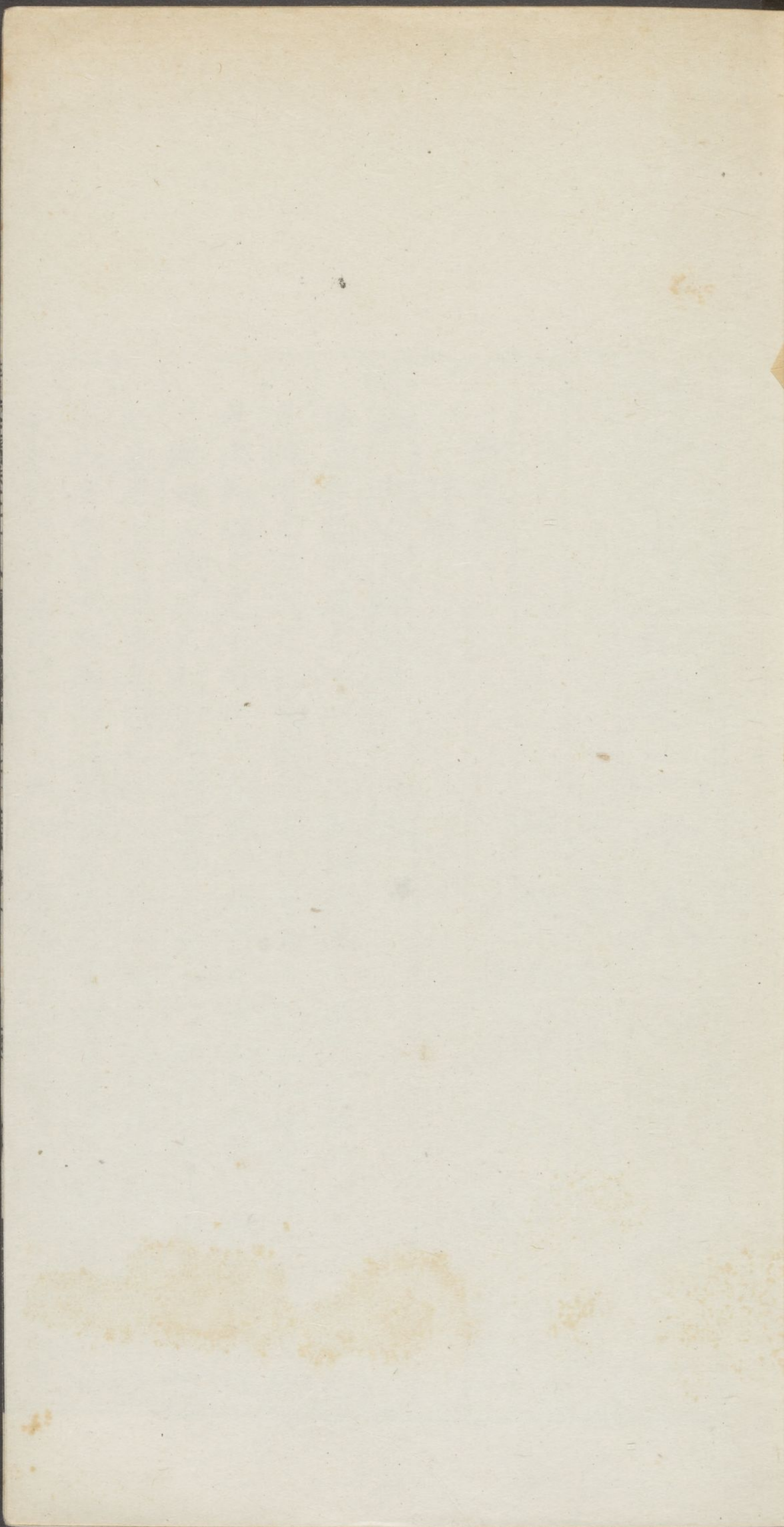


48

T 9297/0446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群書考索卷二十八

山堂先生草後卿編類

建陽知縣區玉刻行

縣丞管一詔 致正

封堽

○封堽門

封堽字由古文論封堽之不可復
地皇紀論封堽之不可復其說雖詳而大要五謂無故國之可因而已
者試考之商周之初大賞所當已皆其人而其土地廣狹隨時各變無
毫大外強之患王者世世備德以臨之久而長久安寧而無會率稱推
之變是以諸侯之封皆得傳世長久而不可劫非以有故國之功而然
也蓋五無遺大無久存之理正使夫公卿之議與諸子起之議在堽于
第以自衛不為其後其到項與內之實非有故國之功不立以自
安也故至若漢晉之類則或以地廣而無守備或以土膏而無



群書考索卷二十八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封建門 縣丞管韶校正

封建

辨蘇子由古史論封建之不可復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始皇紀論封建之不可復其說雖詳而大要直謂無故國之可因而已
嘗試考之商周之初大賚所富已皆善人而其土地廣狹隨時合度無
尾大外強之患王者世世脩德以臨之又皆長久安寧而無倉卒傾搖
之變是以諸侯之封皆得傳世長久而不可動非以有故國之助而然
也秦至無道決無久存之理正使采公卿之議用淳于越之說並建子
弟以自藩屏不過為陳吳劉項魚肉之資雖有故國之助亦豈能以自
安也哉至若漢晉之事則或以地廣兵強而逆節萌起或以主昏政亂

而骨肉相殘又非以無故國之助而亡也蘇子之考之也其已不詳矣
至於又謂後世之封建者舉無根之人寄之吏民之上君民不親一有
變故則將漂卷而去亦與秦之郡縣何異若使秦能寬刑薄賦與民休
息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夫以君民不親而有漂卷之患
為不異於郡縣是固以封建為賢於郡縣但後世之封建不能如古之
封建故其利害無以異於郡縣耳而又必曰以郡縣善而治之猶可以
比隆於三代至於封建則固以為不可豈封建則不可以善治而必為
郡縣乃可以善治耶若以無根為慮則吾又有以析之夫天生烝民有
物有則君臣之義根於情性之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故謂之君則必
知撫其民謂之民則必知戴其君如夫婦之相合朋友之相求既已聯
而比之則其位置名號自足以相感而相持不慮其不親也如太公之
於齊伯禽之於魯豈其有根而康叔之於衛又合其再世之深仇而君
之然皆傳世數十衛乃後周數十年而始亡豈必有根而後能久耶至
於項羽初起即戰河北其為魯公未必嘗得一日臨蒞其民也而其亡

也魯人猶且為之城守不下至聞其死然後乃降以至彭越之於梁張
敖之於趙其為君也亦暫耳而藥布貫高之徒爭為之死以至漢魏之
後則已為郡縣久矣而牧守有難為之緣屬者猶以其死捍之是豈有
根而然哉君臣之義固如此也若秦之時六國強大誠不可以為治既
幸有以一之矣則宜繼續其宗祀而分裂其土壤以封子弟功臣使之
維持參錯於其間以義言之既得存亡繼絕之美以勢言之就使有如
蘇子之所病則夫故國之助根本之固者又可於此一舉而兩得之亦
何為而不可哉但秦至無道封建固不能待其久而相安而為郡縣亦
不旋踵而敗亡蓋其利害得失之筭初不繫乎此耳蘇子乃以其淺狹
之心狃習之見率然而立論固未嘗察夫天理民彝本有之常性而於
古今之變利害之實人所共知而易見者亦復乖矣如此是則不唯其
窮理之學未造本原抑其莫年精力亦有所不逮而然也或曰然則為
今之計必封建而後可以為治耶而變其勢亦可必行而無弊耶曰不
必封建而後可為治也但論治體則必如是然後能公天下以為心而

達君臣之義於天下使其恩意足以相及情意足以相通且使有國家者各自愛惜其土地人民謹守其祖先之業以為遺其子孫之計而凡為宗廟社稷之奉什伍間井之規法制數變之守亦皆得以久遠相承而不至如今日之朝成而莫毀也若猶病其或自恣而廢法或強大而難制則雜建於郡縣之間又使方伯連帥分而統之察其敬上而恤下與其違禮而越法者以行變讓之典則曷為而有弊耶文集

封建則無夷狄亂華之患

制井田所以制國也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強萬國親附所以保衛中國禁衛四夷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高城深池徧天下四夷雖虎狼貪安得肆其貪而逞其志乎此三王為萬世憲禦四夷之上策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孔子所以書於習坎之彖也城郭溝池以為固孔子所以答言偃之問也自秦而降郡國天下中原而世有戎夷之禍悲夫

代胡

罷封建而郡縣最是

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不得已也私其力於已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之大者也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皇東坡取其說而附益之曰聖人不能為時亦不能失時時非聖人所能為也雖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削奪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有不可得者此所謂不能為時者也周襄諸侯相併兵力相殘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非獨李斯秦皇知之始皇既定天下分郡邑置守令理固宜然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意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云云凡有血氣者必爭爭之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首亂之端也自書契以來君臣父子兄弟之相戕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近世無復封建而此禍幾絕而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

封建乃天道之公郡縣乃一人之私

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郡縣之制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封建者帝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郡縣也者伯世暴王之所以縱人欲悖天理私一身之大孽大賊也分天下有德

考索續卷二十一
有功者以地而不終以天下自教於是有百里有七十里五十里不能
五十里邦國之制焉於是有君朝卿大聘大夫小聘主巡守侯述職之
禮樂法變焉於是有千雉百雉三之一五之一高城深池焉於是有井
邑丘甸縣鄙之夫數焉於是有十乘百乘千乘萬乘之車數焉於是有
伍兩卒旅師軍之制焉於是有卿大夫司徒樂正取士之法焉邦國之
制廢而郡縣之制作而世襲之制亡矣世襲之制亡而數易之弊生矣
數易之弊生而民無定志矣巡守述職之禮廢則上下之情不通政文
案而不究事實信文案而不任仁賢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城池之制
廢而禁禦暴侮威服四夷之法亡矣夫家之法廢則民數不可詳矣民
數不可詳而車乘不可出矣車乘不可出而軍師不隱於農矣軍師不
隱於農坐食者衆而公私困窮矣世儒不知王政之本反以亡秦為可
法所以歷千五百餘歲未有能復之者也胡寅論

不必封建

柳宗元有曰封建非聖人意也蓋自上古以來有之聖人不得而廢也

故制其爵位之等為之禮命之數合之以朝覲會同統之以長師牧伯
而後可治也周室既衰併為十二列為六七而封建之禮已亡秦以詭
力一天下刻滅萬國以為郡縣三代之制不可復矣後世惟知周之長
久而不知所以長久者由其德不獨於封建也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
則不足以藩屏強則必至於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也且堯舜有天下
猶不能私其子不以一人而害天下也况諸侯之後嗣或賢或不肖而
必使繼世乎是以一人之害一國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為大順次
之堯舜禪受湯武征伐三王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先王之禮或損或益
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
也後世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謹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
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非古封建乃為盛哉范祖禹

分封之策文帝已行

賈誼分封之策文帝固以行第世俗不深故爾分趙之河間以王辟疆
分齊為七國以王齊後豈非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乎誼之策帝固已先

得之其聞誼之言所以無嘉納之詔者蓋此機不可洩於外也烏乎文
帝分諸侯之權非惟諸侯不知群臣皆不知之至景帝武帝之時亦不
知之至於數百年猶不知之所謂善行者無轍迹乎故表而出之以見
帝之不可及

西漢年表節要

異姓諸侯王表云

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乃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
盡矣

諸侯王表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
叔封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所謂親
親賢云褒表功德闡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云自號為皇
帝而弟子為匹夫云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
海內新定百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二等之爵功

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吳淮南長沙云可謂矯枉過

其正矣云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晁錯之計削吳楚武

帝施主父偃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

陟而藩國自析至哀平之際親屬踈遠是故王莽知漢殫微亡所忌憚

是以究其終始強弱之變明監戒焉

王子侯表

孝武以諸侯王疆土過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
令各條上自是支度畢侯矣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漢興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

而數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秦

山若礪國以求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

侯之位次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商賈涓夏侯嬰灌嬰高后詔陳

平盡差列侯之功藏諸宗廟副在有司始未嘗不欲固根本也逮文景

四五世間多陷法禁訖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子遺耗矣周亦少密焉
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綴讀前記盡于孝文以昭元功
之侯籍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春秋列諸子之爵許其慕諸夏也漢興至于孝文時矣乃有弓高襄城
之封師古曰皆授匈奴來降而得封雖自外來本功臣後至孝景始欲侯降者周亞夫
守約而爭帝黜其議初開封賞之科又有長楚之事武興胡越之伐將
帥受爵應本約矣

秦漢之際月表

班固謂三代承聖王之烈漢收孤秦之弊是一說此亦是封建利害則
又是道德之威狂妄之威成乎安強滅之之說唐件音安云

諸侯王表

班固意主封建。周秦利害明。漢初大封宗室利大害小後弱宗主
利小害大當初只合小其力不當奮其權

王子侯表

班固二序有深意皆得顯微之體。武帝托廣親分諸侯。元帝時宗
室衰兆見物莫兩大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班固分作此一節有深意緣景帝之後方有非有功而侯者此序大意
傷漢於功臣恩澤。高文不輕予人爵孝武周密使靡有子遺緣周密
景武昭宣元臣功臣表

班固序意不取景帝降侯者上又有深意長楚胡越用兵雖應本約不
比創業非得已易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周崇德報功建官推賢位事
惟能漢事與周別大抵起於

外戚恩澤侯表

只論亡名便見僥倖若論高祖繼絕皆為民心無恩澤後世以寵宰相
外戚為僥倖。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惟賜無
常惟予以馭其幸

漢設爵二等曰王曰侯皇子而封為王者實古諸侯也故謂之諸侯王
 王子而封侯者故謂之諸侯群臣異姓以功封者謂之徹侯大者不過
 萬家小者五六百戶以為差降古者有分土無分民自漢始分民而諸
 侯王國皆連城數十踰於古制不特此也有以宦官而封侯者公孫洪封平
 津侯是也有以婦人而封侯者蕭何夫人開封鄼侯樊噲妻呂須封臨
 光侯是也有以方士而封侯者樂布封為樂通侯是也或以地名如以
 蘇建為平陵侯衛抗為宜春侯或以功號如霍去病比再冠軍封為冠
 軍侯趙破奴從驃騎將軍封為從驃侯或以美名張騫封為博望侯取
 其廣博瞻望霍光為博陸侯取其博大陸平若是者皆無定制非復先
 王列爵分土之意也

周漢封建之意

先王之封建選建明德茂啓崇勳蓋以為強理天下畿方千里以為甸

服內官不過九卿外官不過九品舉天下之大而毋敢專享其功亦惟
 我一二兄弟甥舅是攝是贊同獎王室毋相害也苟於建置之始雜焉
 無所別白於其間則吾之所與共守天下者何以為長久之道哉是故
 大功莫如齊則身兼五侯之地明德莫如魯則國修百里之封曹文之
 昭而為伯何德薄者不以居尊位也晉武之穆而列侯藩功大者不以
 殺小邦也以至武王之母弟八人而五叔無官蓋文武周公封建之初
 心為褒表功德而設非徒曰大封同姓以明親親而已漢高帝而秦人
 孤立之弊而不知有周家褒表之法以里閭之恩裂全燕之地封故人
 以閨門之私分天下之半而王薈子信何功而王於韓韓何德而王於
 吳是故周雖東遷而卒收五伯之功漢末中世以激七國之變魯衛晉
 宋尚能城成周於王室如綏之時彭韓英盧遠欲連帝業於帝業甫成
 之日周家封建之效如彼漢室封建之患如此安得不歸於始者褒表
 之當否耶雖然漢固失之矣然有可諉者曰周德下衰始由沃以一軍
 而封褒表之意已失矣又其甚也韓趙魏以三家而侯封建之制蕩然

矣漢自文景以來有賈誼以啓衆建之失有主父以明雅恩之令亦足
以少弱其強大之勢矣嗚呼封建之法得之於文武周公而子孫發之
失之於高帝而子孫復之漢亦無大失於周矣

群書考索卷二十八

續集

群書考索卷二十九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官制門
歷代官制

總序

三代之道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成故凡君臣庶民皆人也人不
能以自治故必推其能順天地以治人者戴之而謂之君君不能以獨
治故必擇其能代天工以共治者任之而謂之臣君臣之間兩盡其職
則民得其所矣古今天下有是民則有是相生養之事有是事則必有
是相維持之職非古無而今獨有之也惟職當於事則知所以為民職
浮於事則徒知所以自為而已少皞以五氏司民時五鳩鳩民事五工
正以利民九農正以扈民皆為民也堯命羲和以授民時舜命九官十

二牧以主民事夏商官倍亦克用又周家設官以為民極皆順天地代
天工者也以一君而統百官而理萬民所謂本也以萬民而養百官以
百官而奉一君所謂本立而末自舉也今昔建官上必量材而授下亦
自量而受則知所本矣不知所本而君臣重於自奉輕於為民是豈天
地之心哉故夫無是事而立是職無是實而有是名者皆非也官苟可
以理民則與其煩也寧簡職苟可以集事則與其華也寧因必政已事
之驗不為鑿空之談則古今官制名實之是非煩簡因革之當否其如
指諸掌矣

職官表志

太上龍雲鳥火之號至春秋時刻子猶能識之則知文籍既主官制未
嘗無表志焉書稱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因唐虞而倍其數第第相
承必有品式若表志然所患文獻不足以證之耳周典一書此又表志
之大者非周公創為之也乃損益帝王之制而備之耳曰百官倍曰三
百六十此其制也曰萬國咸寧曰亦克用又曰以為民極此其意也班

固漢表必先叙其所因以明簡易次述其增益由武帝之後心終言新
式纂言無補而吏民不安以見光武中興節約之意有足法者范曄志
東漢百官止存光武之制而其後之所因革損益漫不及焉晉隋唐志
但紀官名之變復而煩簡是非之實又無所旌別非惟後世官制不如
漢初之簡易而史之志百官也亦失班氏紀述之體矣是安能究古者
建官之本意哉

歷代官制因革

周典六官其來尚矣唐虞水土事設故伯禹以司空居冢宰之任壘益
以工虞分司空之職是時安刑雖設民用不犯於是司馬司寇臯陶兼
掌之而有餘禮樂教化務所當先於是司徒宗伯契夷夔分典而不足
棄右稷龍納言十有二牧食哉惟時凡以為民也三代相承率由斯道
秦人不師古始輕變官制未害也特罷侯置守尊君抑臣燔燒詩書以
愚黔首其意唯知自奉而不知有臣民也雖然周之官制非至秦而始
變也蘇秦為國相許歷為國尉孫臏仕魏為將軍而須賈亦為魏中大

夫吳起守西河馮亭守上黨西門豹令鄴荀卿令蘭陵是則守令將相之名在戰國則已然特至秦而始定耳夫是制既定於秦而漢人復因秦舊自魏晉迄于隋唐又復因先漢之名而升降之如秦漢侍衛之立謂之侍郎而近世若從橐之尊秦漢出入禁闈謂之侍中而近世為三省之長秦漢僕射之職甚卑而近世以為宰相之任其升降輕重雖不同弟願其所任之人與夫所以為民之意如何耳其或煩其制以病民後其名以尊已文貌有餘而精神不足氣血壅底而脉絡不貫者皆未免秦皇漢武之餘習也

歷代官名公襲

人皆謂唐之官名因乎隋宋朝官名因乎唐曾不知公師保傅大尉將軍自周漢已有之二漢百官表志有侍中備顧問有僕射中常侍黃門侍郎給事中等皆在禁中似今門下省也有尚書令又曰中書謁者令掌選置及奏下文書舉似今中書尚書省也有尚書僕射佐令奏下衆事似今左右僕射也有尚書六人分為六曹典天下集課事似今六部

尚書也內有三公尚書二入典三公文書有吏曹尚書典選舉似今吏部尚書也部尚書也有常侍曹尚書掌公卿事有二千石曹尚書王郡國二千石及水火盜賊似今刑部兵部尚書也有民曹尚書典治功作及監治苑囿似今工部戶部尚書也有客曹尚書似今禮部尚書也又有左右丞掌錄文書似今尚書左右丞也每曹有侍郎六人似今六部

侍郎也有尚書郎有尚書郎中似今六部郎中員外郎也不特此也少府之屬有御史大夫有御史中丞有治書御史有監察御史東宮之屬有庶子有詹事有舍人洗馬議郎九卿則有宗正司農太常光祿太僕衛尉鴻臚大理七監則有都水將作大匠等其餘如太史太祝太醫博士祭酒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諫議大夫凡此之類皆二漢之官名也唐豈特因隋宋朝豈特因唐也哉夫古今天下雖封建與郡縣不同而其民其事則同故其所以異者封建則事要而官簡郡縣則事煩而官冗也周之官簡矣復以三公兼冢宰以三孤列九卿則其制為益簡民胡得而不安秦漢以來官冗矣既有三公復有三師既有三省復有六曹既有九寺復有七監則其制為益冗民胡得而不病哉隋志云隋尚書八座六部之屬並如漢制又如梁武用朱齊舊制有尚書省置令僕六尚書有門下省置侍中給事侍郎有中書省置監令侍郎又有策書秘書省此見隋唐

官名皆因秦漢魏晉六朝之舊也

歷代改制不如省官

孔子欲正名於衛者正其父子君臣之名分也夫豈徒名之謂哉是故太古官名雲師火紀不必相同而況於唐虞三代乎欲正其名亦必考論其實而已秦更周制王莽更漢制煬帝更隋制皆未幾而亡武后元宗更唐制蔡確蔡京更宋制皆未幾而亂漢光武宋高宗不更舊制惟務省官皆身置中興之功目擊太平之效者何也蓋君與臣為一心臣與民為一體設官分職凡以為民也徒更其名與制而不計其民之便與否是紛擾臣民之體統而使之氣脉不相通貫綱目不相聯附所以亂亡相尋也惟能省官而從節約之制則猶夫清心而四體安提綱而萬目張茲其所以為治歟

後漢志云漢興依秦制武帝改作民用置安樂宋高宗孝宗併光祿鴻臚禮部并衛尉入兵部太僕入駕部又以少府入將作太府以殿中內侍監入內侍省大而三省亦不置長官惟改僕射之名為丞相而已

歷代正名不如務實

新室後周皆因倣周官之制而更立公卿大夫元士之號其大畧則同莽以來地制祿視歲之豐凶而增損字文以穀制祿視年之中上下而頒斂之其制亦畧同顧其所以異者莽之制度煩碎更終不得祿而各自為奸以取給加提其綱而秩祿有定賦加之以六條清心無非便民之事此其所以治也然則漢制不因周而因秦唐制不因後周而因隋亦足以致治者何歟漢之初興凡事簡易唐之初興亦務省官其制不必慕古而其意則微有合於古也使武帝能循高祖之法元宗能遵太宗之制雖不紛更不害其為治也宋初務實與漢唐之初同元豐改制政和正名與建元開元同得失之迹可以鑒矣

漢官制

官制有爵有職官又有加官

漢官制有爵有職官又有加官自公士至徹侯凡二十級者爵也三公九卿者職官也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之屬加官也其爵則以功次差轉等級有差攷之樊噲夏侯嬰二傳可見其職官之除授初不

繫其爵之高下固有爵崇而官不轉者樊噲爵至列侯始遷為郎中夏侯嬰至侯不離乎太僕是也亦有官尊而未有高爵者景帝後元年賜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是也遷轉之制或遲或速雖有資格未始一拘於資格也唯加官所加則出於上之時恩其所加則上自列侯將軍而下至郎中皆可以出入禁闈故其叙官多在職官封爵之上漢初未有加官且自武帝始置此而外廷公卿之權蓋於是乎輕矣

加官之制

自奉車都尉之外凡七侍中。左曹。右曹。諸吏。中常侍。散騎。給事中。奉車都尉掌御乘

與親近之職也故加官皆屬焉以此見加官皆親近也侍中中常侍得

入禁中諸曹得受尚書事左右曹也受者諸吏得舉法散騎得騎馬並

乘輿言騎而散從無常職也又有給事中中常侍從左右備顧問應對所加或大

夫或博士或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又有給事黃門位從將軍

大夫。置加官乃是疎外宰相上史舉法乃是奪御史中丞之權鄭師

光武省官非濟已私

光武中興深察前弊且當天下彫耗思樂息有之時躬行節儉取西都官制隨事裁損大畧求以濟天下實用而非為已私也故以太常言之太卜則省併太史中興所省凡十官以光祿勳言之車戶騎三將及羽林令皆省焉以衛尉言之則旅賁令衛士一人丞皆在所省也大僕之六概則置一概牧師苑皆令官也亦從而省焉右監廷尉之屬也驛官別火之令丞鴻臚之屬都司空者宗正之屬也均輸司農之屬也中興悉從而省焉水衡離官燕居之處則省併於少府將作大匠之所存者左右校二令而已此軍中侯監五營中興既省中壘胡駢之併於長水虎賁又併於射聲世祖節約之制所以反前日浮冗之弊而天下之官師相與維持一代之治者宜為武帝之常憲武帝奢廣之事所以濟一已之私者固有間矣絕

政權必有所寄

蓋政權不可一日不在朝廷不在朝廷則在臺閣不在臺閣則在宮闈在朝廷則治在臺閣則亂在宮闈則亡西漢興敗舉出於此漢自孝惠

垂拱責成輔相人主皆不曾有所為至是錯以五帝親事之說告文帝而文帝不用輔相大臣權望日重以武帝初年田蚡以帝舅之尊始招徠賓客薦進人物當時固有起家二千石之事然而政在朝廷畢竟是宰相陰用人才亦奚不可者使武帝以蚡為非其人則權擇一相委任責成豈惟漢家將後世終無權柄下移之禍奈何帝不能堪欲攬威福之柄然一已聰明有所不逮必須置人為耳目故置加官及尚書之屬自此以後薦進人物盡在左右侍從之人衛青幸則薦主父愷嚴助幸則薦朱買臣楊得意幸則薦司馬相如起家亦自驟貴與其假借左右孰若與宰相同之也夫捨大臣而與小臣謀固不是然此等由是朝士及後以中朝與外朝有黨而尚書等不甚周密於是別用一項人中書宦者之屬及元成以後向之所謂侍中尚書皆不如中書宦者用事楊雄傳所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與其委之閹孺又不若任之臺閣近臣

比石中石試官守官

漢之官制最有好處均之為二千石也而有比者有真者有中者均之為官吏也而有試者有行者又有守者比不如真真不如中試不如行行不如守觀霍光傳有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是樂成守少府而兼行鴻臚事爾按九卿鴻臚位第二而少府位第五以少府而兼行鴻臚事未得為真也亦猶平陽侯行御史大夫事韓安國張湯行丞相事蓋寬饒為諫大夫行即中戶將事翟義為都尉行太守事爾凡此皆兼行之也宣帝元康元年守京兆尹潁川太守黃霸五鳳元年守左馮翊凡此者皆是權守此守舊衙而帶之爾非兼行之也至於試則不及此矣王溫舒試縣亭長張禹為郡文學試為博士以此見試不如行行不如守又王尊為號令轉守槐令兼行美陽令事是王尊雖兼三令只在號為令蓋守者為遷擢兼行者為權攝又王尊為諫大夫守京兆尹後又為真如此則前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又為真如此則前日京兆只權衛今日有功則擢守既守乃為真諸守臣稱職者滿一歲則為真又有身帶兩官一官具職秩位號者張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

趙充國自水門都尉擢後將軍領水衡如故凡此將軍皆號爾非有職事官屬也金安上光祿大夫中郎將馮奉世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凡此士夫皆加秩爾亦非有他官守也正如宋朝官制未行之前凡尚書翰林皆是遷轉之階爾凡官缺攝者稱行官卑職重者稱守兼它官者稱權出者稱奉使國家之制朝官資歷淺者間出補外不過下一等帶一權字耳所謂權發遣者惟三司開封官耳其後王金陵引用新進監司郡守始皆帶權發遣矣甚至於擢知縣資格而為之

漢唐樂美名

漢武帝上嘉唐虞下樂商周制度動欲慕古而初置官名獨不能法古者侈心奪之也唐太宗使長孫無忌輩撰集隋志觀其叙歷代官制自秦而下至于隋大畧相仍損益無幾獨謂後周酌豐鎬之遺文其典制有可觀焉又謂隋煬號令日改官名月尋而南征不復朝廷播遷則是褒周而貶隋也今觀有唐官制又復捨周而循漢魏陳隋之舊者何哉亦以公孤侯伯之稱近於樸古而省部寺監之號足為美觀也厥後易

尚書省為文昌臺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祕書省為文臺之類豈非樂其名之美歟梁武帝增十二卿以象四時革選部定為十八班作戎秩百有餘號皆其類也其於治忽本無所繫焉唐太宗猶有異於漢武帝者尚能省官故也

唐官制

太宗省官固善不合有負外之置

有事則有職有職則有官理也古人以事任人事省則職省故有二職而無官後世以人任官人增則官增故有二官而無職有職而無官非廢事也或一官而兼數職有官而無職非增事也或一職而任數人周官三百六十總而起之為六萬三千六百有奇非皆具員也攷之周禮名存而實不備職具而官不除者蓋多也今正觀省內外官六百四十四員唐志七百員太宗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非不甚美然員外置已見於當時將何以一流品杜將來哉其後又有特置同正員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宰相或至數人平章事或與外任一官而數人

守之員外官至二千餘人其末流之弊未必非太宗啓之日朱補

開元六典象周為制

魏鄭公嘗以周典為太宗獻太宗以為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帝也既懷盡虎不成之疑證等復慙禮樂廢缺之間是六典者而太宗且未之能行而唐初官制自因漢魏之舊本不與周典相侔開元十年元宗手寫六條曰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命張說陸堅修撰經歲無成乃命毋嬰韋述輩參撰始以唐之百官今式象周禮六官為制蕭嵩張九齡李林甫相繼知院至開元二十六年乃成是知唐制與周官本不相侔六典特象周為制耳如其制同則修書朝夕可就也何必更易數十人綿延十六年哉况唐自高宗迄于肅宗官名屢有因革高宗龍朔盡改舊名咸淳元年復武后光宅垂拱天授又改中宗神龍復元宗開元二年改五年復天寶又改肅宗至德復而元宗一人之身三變官名元年改僕射為丞相中書為紫微門下為黃門侍中為監至五年而復舊二十四年改主爵為司封天寶元年盡以三省之名而以吏部為文部兵部為武部刑部為憲部之類

先後自為異同也如此其制安得與周之六官同其所以同者不過曰尚書以正邦理以宣邦教門下以和萬邦以弼廢務中書以釐萬邦以庶百揆之文而已吁六典象周為制既非其實元豐又復象唐以正名曷若各循祖宗之法哉

宋朝官制

宋初務實意

尚書二十四司由漢以來未之有改也宋太祖太宗一旦懲五季藩鎮外重之弊凡尚書郎曹卿寺等官悉領外寄以分其勢於是上而三省六曹下而九寺七監皆為寓祿官而臺省寺監悉以他官兼領名若未正而實則有餘者非其人不以任是職也自章聖咸平中楊億首言文昌會府宜復其舊是時李公沆實任端揆而未嘗有所更變仁祖至和中吳育亦言尚書天下之大有司當漸復之是時文潞公富鄭公皆在中書亦不聞有所改作誠知祖宗立法自有深意也自熙寧中王安石用事而元豐初王珪蔡確繼之悉取百年成法自宋初至元豐三年正得百二十年更而

張之於是六尚書二十四司與夫九寺五監皆復其舊一時之名亦甚
 正矣奈何其名既詳而其實則不可遍察也當是時以左右僕射而兼
 中書門下之職者珪與確也相臣如是他可知矣是時章子厚除門下
 丞安燾為戶部尚書曾孝寬為吏部尚書遂使奸邪朋附充塞朝路元祐諸賢雖出力以障
 其瀾而紹聖政和群小布蔡京又從而撤其防矣然則務名務實其
 得失相去乃爾相遠耶官制舊典論曰宋朝設官設名以任職
 僚之名分品定祿命充職任自太子洗馬而上號朝臣自著作佐郎以
 下號京官在內為主判出外名奉使其領在京職任則不分京朝官若
 陞擢為臺諫經筵必備頭問朝臣領外差遣則是帶省曹寺監官僚之
 名奉使而出上至牧守監司下至宰管庫通以奉使目之推進擢新
 進之士官未升授者即以太子中允處有出身入中舍處無出身人並
 任監司重其持節故也亦名借補俟歲月以轉行故流品無雜名位知
 矣重

元豐改制因唐六典

神祖晚年喜觀唐六典於是悉易祖宗舊制而惟六典是法其大者建
 立三省以中書造命行無法式事門下審復行有法式事尚書奉行而
 政柄悉歸中書又分班奏事各得其職所以分執政權而互相考察此

改制正名之體統也奈何蔡確欲專中書之權遂白三省不建長官而
 以王珪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確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凡有除授珪
 不得預聞而確得以自專造命之權是審復奉行之制已不行於當時
 矣呂公著進言三省當同班奏事分省治事司馬公光遺奏亦謂有此
 事則置此官不必依唐之六典分中書為三省蓋有見於確之自專也
 神祖是時已有悔改官制之意珪確復以省費正名為言於是莫之能
 行嗟夫小人託人主之公而行其私乘人主之美意而逞其不善之心
 大抵若此是豈變制改法之所能防閑哉惟靜以察其所安而後可爾
 厥後翟思奏言以為今天下之事其煩簡多寡蓋無異於未改制之前
 然昔以一官治之者今析而為四五昔以一吏而主之者今增而為六
 七故官愈多而吏愈衆祿愈廣而事愈煩每朝廷文移下尚書省又付
 吏部又下寺監又下所領庫務自下而達上者亦然故不若專責省部
 則官省而吏少事簡而功速矣味思之言則知元豐改制適增冗官多
 事之弊而已夫何名正之有此翟思元祐三年奏也上距元豐五年才
 七年耳思又謂今有禮部又有太常有議

部又有光祿勳戶部之有司農主客之有鴻臚駕部之有太僕車部之
有衛尉工部之有將作軍器水部之有都水監皆重疊置官例可減省
與熙寧新法何異

政和改宦官武臣之制

宋朝盡釋節度兵權而寵以虛名不置殿中監而止曰都知押班元豐
正名於此獨無所改作猶且知祖宗自有深意也政和中蔡京當國悉
加都知押班以大夫之名曰知省事曰同知省事曰簽書省此按蔡龍
圖舊典也止齋云京改都知為知省事副同知為同知押班為簽書以
效樞府事人易走馬承受而為廉訪使凡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並為正
任非惟名器濫襲而童貫得以專兵稔釁矣夫京之改武官制也實壬
辰歲也自是而至靖康丙午止十五年耳十五年之間女真已有窺伺
河洛之志併吞夷夏之心彼方習勒戎馬戰陣之事而此乃紛更武官
虛名大抵皆取唐之武散官階與漢魏以來武官之名而雜就焉何異
大盜隱伏門屏而家相方率歌童舞女雅修擊刺之容乎興衰治亂莫
繫於人事如此猥歸之天數不可得矣愚又嘗因是而推原改制變法

之由而有感焉熙寧壬子王安石之新法行此一變也元豐壬戌蔡確
之官制行此再變也元祐初年方復祖宗之舊而紹聖甲戌章子厚重
行熙豐之法此三變也崇觀宣政蔡京用事最久而紛亂法度非止一
端此又其變之大者四變之餘靖惠之禍作矣夫自熙寧壬子止於靖
康丙午五十餘年之間而法度四變新法再行而終廢官制遂變而不
復國有焚絲之擾民無一日之安禍胎於王安石呂惠卿長於蔡確章
子厚成於蔡京王黼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其斯之謂乎

新舊官制

宋初度官只存空名元豐新制以階易官唐人之階二十九宋初之階
十有五而元豐之階三十四而參錯二制而損益之也左右之制置於
元祐紹聖罷之惟存其五而五者之名則定於大觀選人之制起於宋
初崇寧七階已定其四而三者之名則更於政和此其建置之大凡也
蓋國初懲藩鎮之弊朝官文臣出領外寄即曹卿監皆為虛名特以是
寓祿秩班位序而已而所典之事則別有職存也熙寧天子厲意更新

置條例之司設檢正之官兵部軍器大理將作學官司農各已修置董
正治官之屬舉矣而名猶未正也乃元豐之三年取唐六典而與群臣
講明之踰二年而法成本末次第歷歷條舉或正而治之或旁而治之
或統而治之其為治備矣然議者猶慮其無甄別流品也故元祐為之
分左右焉而議者猶慮其沮人為善也故紹聖嚴之而存其五焉所以
存者謂卿監以上則不可不分之也若乃文林儒林登仕將仕在唐有
之宋初已有之元豐正名至承務而止選人之四等七資未暇釐正此
崇寧所以必更其七而政和又定其四也歟雖然此特其制然而其
意之異同則又不可不論者且兩制以上不遷卿監舊法也而今也自
朝請大夫直遷太中大夫此非有令於古歟少卿監以七十員為額舊
法也而今也官至朝請大夫而止待朝議有闕則補此非有合於古歟
合者固多矣而不合者亦不少也蓋祖宗舊制所以甄別流品者至為
嚴密牢執待從之遷為一等卿列館職之遷為一等進士為一等世賞
雜流各為一等且進士等遷司諫一人及第并制科遷祠部進士出身

遷屯田世賞遷虞部雜流遷水部夫司諫祠部屯田虞部今之一朝奉
即也而甄別若此今有之乎六曹侍郎其遷不等待從臣察自禮部遷
戶部戶部遷吏部常調臣察自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夫六曹侍郎
今之一正議大夫也而甄別若此今有之乎舊制前行郎中進士則遷
太常少卿非進士則遷司農衛尉少卿由司農衛尉少卿入光祿少卿
今以一朝議該之是十二年之官一遷即為之矣舊制六部尚書待從
則歷禮部戶部吏部常調則自工而刑自刑而兵累而至吏部奉以一
銀青光祿該之是十二年之官八年俱歷之矣昔之流品甄別今之流
品混淆昔之官品難於進今之官品易於高流品有品則人安其分而
無僥倖希覬之心官品不輕則名器加重而天下知所趨向今則反是
嗚呼安得如丁隱者而與之語祖宗之制哉安得如畢仲舒者而與之
論祖宗之制哉

省冗官

言冗官之策於今日者將省其職乎抑省其員乎抑省其入仕之人乎

元祐之減罷諸司建炎之罷併官爲此省其職也祥符之樞密直學士以六員爲式治平之少卿監以七十員爲額此省其員也開寶之罷流外慶曆之減任于此省其入仕之人也以程思之奏攷之禮部有待郎郎中員外祠部亦置郎中而太常又有少卿博士丞簿其實皆禮官也戶部之有司農主客之有鴻臚庫部有大僕衛尉工部水部有三監卒皆重復置官程宗之言於哲宗如此至于今日又可知也又况祖宗時大縣置丞小縣不置今之縣不置丞者鮮矣大郡具僚屬小郡不具今之郡不置僚屬者鮮矣職之冗也如此其不省之乎以蘇子由之序攷之節度視皇祐八倍防禦視皇祐十倍大夫七倍景德朝奉即六倍景德承議奉議即三倍景德子由之言於哲宗也如此至于今日又可知也又况祖宗朝未始有添差也而今也有添差而再任者有添差而釐務者祖宗之時未嘗有借補也而今也借補小使臣或至三五十萬員之冗也如此其可不省之乎嗟夫是固可省也而亦不易省也方今入仕之路廣得士之員狹紆朱蒲路襲紫成林率一官而三四人共之居

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不止一人以今之職以今之員猶懼其無以處之也况又可省乎哉蓋亦清其入仕之源乎上官均有言今之文職入流者凡四武職入流者凡三進士武舉得之也艱在巧不論而四者之冗有可罷者有可裁抑者四者之外又有攝官爲夫攝官之濫特止一方鬻爵之舉隨創則隨罷在今日亦不必深講也如資蔭如特科如雜流此皆蠹弊之根冗者其可不加之察乎建隆初禮部稱齋郎裁十五人兵部補沈馬裁十二人至於慶曆則有任學士二十年而出京官二十人者矣未離襁褓已紆簪紱彼烏知國政民事爲如何哉嘉祐推恩裁數十人治平三百人熙寧之六年乃至四五百人日暮途遠求田問舍之不暇何暇謀國家事哉有司晉更主行文書積勩累日倒該祿仕至於三省人吏尤爲優幸或以減年而出官或坐理資任而至郡守玩弄文法奸巧百端又豈能盡易昔之故態哉三冗未除百蠹隨至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去後者方增不至於決堤決防不止不自其流而疏之浚之注之亦終於不可爲也已

漢人守試之法滿歲稱職者為真不稱者歸本官亦良法也元豐之制
高一品為行下一品為守下一品為試品同則否元祐以來行守試之
外又有所謂權者所以待資淺之人也夫階尊官之者為行階卑官尊
者為守官與階卑為行不守若是足矣而守之下有試為試之下有權
焉崇寧盡復元豐之法去權而用行守試至于中興而後元豐元祐之
法並用矣

群書考索卷二十九

續集

群書考索卷三十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官制門

三公

唐虞夏商周三公及宰相之職

卿分六職以治萬務相統六卿以御百官自唐虞則然禹司空也宅百
揆尹保衡也行冢宰傳說相也總百官周公太師也齊百工前後固若
一體也成王末年保奭為宰畢公司馬毛公司司空三公兼攝三卿固已
見之顧命一公而統三卿固已見之序官三公不備惟其人固已見之
書命左右成王太傅不具畢公父師下掌政典曷嘗叙兼而並建哉以
目錄攷之有是事則建是官有是職則為是名各不異職官不異事曰
卿曰中下大夫曰上中士特以是科品其高下耳

辨周公為太師召公為太保畢公為司馬毛公為司空

周公位冢宰為太師周公道隆德盛非太師不足以處之而冢宰正百官均四海亦難其人故以論道之重下行端揆之職此明見於書者也
周公既沒召公以太保兼冢宰必矣而孔子因顛命之文謂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則未知其所傳據且三公之責雖均而地官已下與冢宰必不若是班也前同

周三公之官不必備

攷之於書有曰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又曰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故當時雖建三公之官實以六卿之有道者兼之無其人則或缺焉若曰周公位冢宰周公為師豈非六卿之掌而兼三公之任乎若曰周公為師召公為保而太傅之任未聞有人豈非惟有道者乃足以充其職苟非其人則或缺焉補周三公之官不必備一段見卷末

前漢三公之名不正

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故不以一職名官太尉掌武蓋古者大司馬

之職也司徒主民司空主土皆六卿之任非三公之官也自漢以來失之矣范祖禹

前漢三公之名不正

漢官因於秦舊視古舛駁而三公之名尤為是焉初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為三公其名雖均而其權實差武帝罷太尉而置大司馬成帝改御史大夫而置大司空未幾復罷大司空而置御史大夫哀帝又改丞相為大司徒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而大司馬之職終漢世不改呂東萊

漢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即非三公

漢書多言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而實非也蕭何創定官制初不以此為三公然其因秦置相國猶有古者冢宰之餘意但當時不置三公而此為朝廷極重官其上無以加之者故人多指丞相為三公而過呼耳丞相一員而稱為三公或御史過呼蓋知假借而呼耳何武以一相不可兼三公之事請置大司空以備三公官而漢何嘗明以丞相御史為三公乎蓋百官表相國秦時金印紫綬高帝十一年更為綠綬不

言位為公也御史大夫掌副丞相耳銀印青綬其位則上卿耳則丞相
御史何曾謂之三公乎自高后以王陵為太傅當時朝臣建此議時必
知古者以三公為閑官無職之義故特置此以處陵耳若不知此為古
三公官其將謂之何官以封陵乎自成帝時何武以今一相不可獨兼
三公之事請置三公官則官職官名始亂而丞相御史始爵秩一同而
皆謂之為公耳不知大司徒大司空等官古來不曾謂之三公而漢亦
不曾正之成帝末年以丞相大司馬大司空為三公哀帝雖罷大司空
復置御史大夫周朱博議至及末年遂改丞相為大司徒復置大司空大司
馬為則是取六卿之名而實之以三公乃是師古而名號大不正曾不
如曩時背古而名號不類可借呼而無害也並陳蕃
群博議

後漢三公之名不正

後漢三公乃成周六卿之半開三公無其久則以冢宰兼師保之任矣
未聞使司空司馬司徒為三公也今也既曰三公又以百官有司叢陛
之務責之是漢朝有事而無政也豈非倒置之甚耶且名大司馬大司

唐三公之名不正

徒大司空為三公者莽制也而光武不知章安在其受尚書大義也管
成周董正治官太師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自是而
下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偁九牧阜成兆民以其名而求其官無有不
正者唐初建官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而名已不正矣夫太尉周之
司馬官也司徒教官也司空事官也以是而為三公豈所謂坐而論道
經邦燮理陰陽者乎林少穎
唐史論

秦漢晉魏隋唐三公之名不正

古之三公一失而為秦之左右丞相再失而為漢之丞相御史大夫太
尉三失而為東漢之尚書令僕四失而為晉之中書監令五失而為魏
之門下侍郎六失而為隋之三省七失而為唐之樞密院蓋至于今而
樞密與丞相並稱謂之東西二府不惟失其名併與其實而失之呂東

太子師保傳

古者天子必有師後世畧之則非矣儻或人心所繫人望所歸必如三

三之教世子可也其或性習未定德義未成師保傳之任如之何而畧之漢以來猶有助成羽翼戒太子勿宜獨親外家者魏晉迄唐猶有存其禮而尊其名者宋朝自丁謂曹利用濫吾是職神祖建儲將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傳而事竟不行外是或以為階官或以為贈典或以為檢校官類無實職徒有虛名至於侍讀賓客曰賓則友而不師矣曰侍則立而不復坐論矣詹事春坊又皆朝夕之所狎近者此其故何哉蓋近世師道不立非惟不行於君臣之間亦不行於匹士朋友之際矣粗知紙上語即耻於有所師而况於太子將君我而又敢以師道自居哉必也正其性習成其德義惟講讀之職猶可以行其學雖友而弗師可也

三公九卿

武帝遷惟三公九卿不拘常法

臣讀西漢百官年表以為武帝規模法度固不若帝王之粹而其後用天下皆聖人不言之妙術也漢制宰相之闕則取諸三公三公之闕則

取諸九卿然而石慶之死御史大夫兒寬當遷而不遷而大僕公孫賀得之公孫賀之死御史大夫商立成當遷而不遷而涿郡太守劉丞登得之御史大夫延廣之罷九卿當遷者甚衆無何取諸濟南太守之王卿御史大夫公孫洪之相九卿當遷者甚衆無何取諸河東太守之番繫故臣以為武帝之用人有不可以次第度之張歐為中尉九年而遷而甯成之遷四年韓安國之遷一年並中尉商立成為大鴻臚十二年而遷而田千秋之遷一年田廣明之遷五年並鴻臚故臣以為武帝之用人有不可以遲速推並王景文並論

三省

總論

三省之名始於漢成於晉宋詳於唐已具見之特古今升降輕重不同有可論者漢武宣則以宦者為之成帝更用士人晉宋以來則為相臣之任也然二漢百官表志侍中尚書令中書謁者尚書僕射左右丞御史中丞尚書六曹並屬少府卿者何哉蓋漢志以大農收租賦為公用

以少府掌山澤陂池為主私藏也少府為私藏而中書為私人故於此
置屬充詳焉惟私人故易親而其職亦易尊宜其始用宦者中用士人
終為宰臣之任也五代置樞密以宦者為之至于宋朝遂與宰相分為
二府其勢亦然二漢表志即中令之屬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掌
騎又有謁者僕射中郎將期門羽林威屬焉夫即中令即光祿勳也是
亦九卿之一也而諫大夫議郎皆屬焉者亦天子之私人也厥後天子
不得而私之者
亦勢使然也

宰相總三省

元豐改制說中書令門下侍中尚書令為三省之
長中書侍郎門下侍郎尚書僕射為三省之式

卿舉十六相伊尹相湯周召相成王皆相臣之任也秦漢以來或分為
左右或曰丞相相國其名其職猶未清駁晉宋隋唐至于宋朝因章不
一稱謂不同不可適舉要之三公兼職三省長貳上意所屬事權所歸
皆宰相也三公兼職已見右方見三三省之制例以唐六典之言為正
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尚書奉行是也人皆以是為漢唐之善制考之於
史惟見魏相總職元齡善謀姚崇應變豈所謂造命者乎丙吉周密如
晦蘇斷宋璟守文豈所謂審覆奉行者于太宗先敕中書門下不得雷

同繼令侍郎給事審正花判者是也亦放談云宋公唐以三省長官為
宰相既以秩高不除於是元豐五年以尚書令之貳左右僕射為宰相
而左僕射王珪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蔡確兼中書侍郎
以行中書令之職而別置侍郎以佐之則三省官相兼矣然左右僕射
既為宰相則凡進擬命令未有不由之出者是出令之職身既行之矣
尚又省而覆之乎方其進對執政無不同故批旨曰三省同奉聖旨既
已奉之而又審之亦無是理門下省推有給事中封駁而已未有左右
僕射與門下侍郎自駁已奉之命者然則所謂侍中侍郎皆審者始為
虛文也故談之所解駁者如此則知王珪蔡確城府間絕已失建立三
省之物意何以改制為哉宣和五年張叔夜言中書出令門下審覆尚
書奉行神宗制也今急速文字不經三省諸房以空黃先次書讀則審
覆始成虛說三省之弊至是抑又甚焉任非其人則法不足以閑之矣
珪確欺君已具元豐改制說復詳著于此使來者有攷焉徽宗宣和五
年蔡京為相
故叔夜
言此弊

謹按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
 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西漢公卿稍已失職矣又魏佐漢初建魏國置
 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受禪改秘書為中書有令有監而亦不廢尚
 書然中書親近而尚書疎遠矣東晉以後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
 之議政事不專任中書於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矣降及南北朝
 大抵皆循此制唐初始合中書門下之職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掌封駁日有
 爭論紛紜不決故使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奏
 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自是相承至于宋朝莫之能改非不欲分也理
 勢不可復分也故向日所謂中書乃中書門下政事堂也

溫公文

三省分建衆官不專一相

自漢以來或置左右或並舉三公不拘一相至唐而法意尤密既有左
 右僕射又有侍中中書尚書兩令左右丞及以官未及而人可用者參

預朝政而其大綱則俾書出令門下審駁分為二省而尚書受成頒
 之有司當正觀時君明臣忠朝希批政不數年坐致太平其集材並用
 之效如此若棄數百年合三省為一以一相專之而官屬如故畧無可
 否見姓署名是中書門下之名存而基命駁正之實亡矣

讀史管見

政事堂不當移於中書省

政事堂者自武德以來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起
 復授司空房元齡授左僕射魏證太子太保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
 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於中書省

書政事堂記

政事堂不當移於中書省

正觀之際凡軍國大事省審於中書駁正於門下然後頒行之尚書而
 鮮有敗事此政事之堂所以置於門下省而宰相參決於其間也裴炎
 以中書令而受顧命乃遷政事堂於中書省則軍國大事中書得以專
 行而門下不得而駁正之矣由其德以專行於其間此中宗之廢所以

啓謀於裴炎而武氏之福遂至于不可過也林少穎唐史論

軍國大事中書省審門下駁正

軍國大事使中書舍人各執所見而書其名使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此周隋之制而維持紀綱之密自唐以來蔑之有改也然而太宗用之則有正觀之治中宗用之則有斜封墨敕之弊豈非國家之法本無不善至於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者哉同前

六省

唐分六典而降內侍

唐以尚書門下中書國子監秘書殿中為六省而降內侍于左右衛之上則尊儒重道之意明而奄尹與政之階隋史讀見

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天子之所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逸無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待天下之動是故古之聖人雖有大兵役大興作百官奔走各執其職而中書之務不至於紛紜今者曾

不得歲月之暇則夫禮樂刑政教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向道者何時而議也故臣以為治天下不若清中書之務中書之務清則天下之事不足辨也東坡筆畧

宋三省之制

宋初三省雖曰沿唐而實異於唐蓋三省為空官而以平章為宰相者宋初制也三省各蒞職而以左右僕射為宰相為元豐制也建平章號於二相之上者元祐制也伸左相之權而使門下與中書均其任者亦元祐制也而紹聖則竊元祐之制而偏重左相之權而崇寧則竊元祐之制而偏重公相之職也唐制三省長官為宰相而尚書令則以太宗嘗為之故以僕射與侍中中書令為宰相其後以品官不除而使他官參焉其參議參預參知朝政之類宋初三省長官皆為空名不與朝政其命官必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惟其真拜侍中則不帶平章然前後所除亦不過五人此蓋宋初政也元豐正名三省分司客司以左右僕射為宰相左相必兼門下侍郎右相者兼中書侍郎而中書取旨其權獨重此蓋元

豐制也宋初宰相平章事有至三相者曰昭文曰監修曰集賢官制既行惟置二相元祐初司馬光欲起文彥博居已之上乃以師臣之禮待之君宰相之上而平章軍國事于後呂公著因之以司空平章由彥博焉此元祐兼用祖宗之制也宋初相臣同心共濟進退百官經理太政皆與聞之官制既行惟重中書蓋出於蔡確之私意兩省侍郎由中書過門下雖名為遷實抑其權自呂公著有同舟共濟之說而後三省同得取旨焉此亦元祐兼用祖宗之制也是二制也元祐行之非不盡善而繼之者則有假是以行其奸矣紹聖改元章子厚起謫籍任左僕射有欲更分班奏事之制者子厚懼權之歸已乃曰此先帝之意不可易事之合逸中書者但自尚書徑上門下李清臣極論之卒不能勝故終哲宗之世不置右相蔡京之在崇寧既置左相乃效子厚所為徽宗取予與京異意者如趙挺之輩而在莫能制焉此皆竊元祐之制而偏重左相之權者也京得政既久意亦自肆乃改左僕射為少宰而已以太師總三省之制號為公相而使宰職君其下不敢與之抗其焉免中書

門下省特不欲任兵柄耳兵民乖裂事不與聞此尤不可之大者此又竊元祐之制而偏重公相之職也宣和之七年罷公相靖康之初元改太宰少宰斯不亦大寒素衰矣乎中興以來易平章之名定丞相之號乾道八年改左右丞相罷左右僕射平章事此蓋千古不易之典今日遵而行之可也

後省

宋朝宰相既兼三省無復有造令審令行令之異矣所賴後省給舍得以封駁是猶存審覆之意也然三省長官皆敵已者故大事得以持異同之論而給舍乃中書門下之屬其有大議論而敢為異同者昔有其人矣當今未免詳於細而畧於大矣嘗觀宋初給舍為所遷官實不任職而其職乃以他官兼領之張詠以樞密直學士何夬以待制皆嘗領給事中有不便者輒還詔書富弼歐陽脩亦以他官領中書舍人知制誥而嘗封還詞頭是數人者雖天姿卓然能自植立亦由素所居官非宰相之屬也元豐正名遂以給舍為宰相之屬風采振職蔑然無聞蓋有由矣而况以舒直之徒為之哉不特此也宋初左右史亦無本職而

其職乃以三館校理以上兼之元豐正名皆隸後省而蔡京蔡卞分布左右同掌起居彼何人斯而能詳天子言動之實耶

都司

檢正左司

左右司初於隋唐都省之職宋朝以為階官元豐正名初曰檢正熙寧三年也後復為左右司此後省之與都司所以皆為宰屬也然給舍封駁猶存審覆之意未免時有異同之論都司綱紀六官凡所奉行與宰臣無所可否矣此給舍所以易疎而都司所以易親也夫宰相既兼三省之權而都司復居易親之地造令行令皆與知而與行之矣熙豐大臣倚是以為羽翼之助而行其變政易令之私而已孰知其流弊之至於此哉任非其人則足以禍蒼生可不戒哉可不謹哉

周三公之官不必備

周之人才號為多使備其員宜亦無不充數然天下之事官不必備足矣亦無所事其衆且冗也周公為冢宰則卿固兼於公太史司寇蘇

公則公又兼其史立政以用人為本論三俊之賢以居三宅之任則三事以往百司庶府無不備舉而司徒司馬司空六卿之數有不備舉者焉是故有其人則任之無其人擇官而兼之周之治官法可見矣薛季宣

群書考索卷三十

續集

群書考索卷三十一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鄉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官制門

宰輔

天官乃冢宰之加官

或問冢宰一官其屬六十顧未始有一事關乎天者而冢宰謂之天官何也曰此加官也周省九官以為六卿之職又省六子以冠六卿之號以虛名而加實職而授之所以寵而尊之也古之大臣論道經邦以轉移人主之心術而釐正天下之萬事者皆寅亮燮理也皆對時育物撫五辰而熙庶績也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然者雖聖人之能事而大臣實輔佐之其誰曰人事之非天理也加天官於冢宰之上其尊大臣也雖至其所以責大臣也益深

或問自太宰至旅下士其為官凡六十有三而為府者六為胥與吏者皆十有二而為徒者百有二十何也曰此皆兼官也專官行事則不足兼官行事則有餘矣蓋自唐虞以來禹以司空而兼百揆羲和以二人而兼四嶽乃舜二十二人之咨則四嶽實一人兼之古者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已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兼是以周官之作實倣唐虞之制而官事不攝吾夫子所以深責管仲變先王之法也以三公言之召公為保周公為師而太傅無與焉二公實兼之也周公既師召公為保而太師太傅無有焉召公實兼之也不惟此也三公之下實有三少當時不見其人召公又兼之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公毛公是六卿之長召公又兼之蓋一人之身兼總七職矣惟成王之季年芮伯彤伯衛侯實兼領司徒宗伯司寇之職其餘大抵皆兼官也其大者猶兼而況於百官群有司乎故嘗以周禮攷之二卿則公一人是三公兼卿老也一卿則卿一人是六卿兼卿大夫也軍將皆命卿是六卿又兼六軍

之將也甚者太公以太師而兼司盟之職其在盟府太師職之是也蘇公以三公而兼太史之職太史司寇蘇公是也故夫六官中以春夏秋冬為通率以多少相乘除大約一官凡五百人則六官共三千人而其兼行權攝者意其必相半焉是以局分不必設府史胥徒不別置而其數亦未嘗過濫也

太宰兼行六卿之事

或問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太宰之職頌曰掌建邦之六典何也曰此太宰兼行六卿之事也自其分職而言之則太宰掌治典司徒掌教典宗伯掌禮典司馬掌政典司寇掌刑典司空掌事典各有攸司固若不同自太宰兼行六卿而言之則八典八法八則八柄八統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九兩凡此十條皆經國之大綱政事之條目而散見於三百六十官之中太宰實舉其綱而撮其要焉蓋唐虞三代建官之制職事分於下而權綱合於上非泛然而無統也四嶽通內外之官羲和之長也羲和則實聽於四嶽百揆宰相之職百官之長也九官則實聽於百揆百

揆統九官四嶽四嶽統義和四子比附聯絡天下之治雖一二人為之而實一二人能使之成周之制亦然三百六十屬聽命於六卿而六卿聽命於冢宰冢宰實三公兼之渙散分析之中而有比附聯絡之勢蓋古者三公無官惟與天子坐而論道故設六卿以分主六典而三公實統之三公既兼冢宰則六卿之大典非冢宰而誰建耶此事權之所以合於一而國家所以無多門之政自漢以來則失之矣有三公又有九卿而丞相御史未嘗行九卿事觀武帝時桑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卿更迭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而大臣之權盡去矣嗚呼人君之為天下如欲稽古正名而使事權之合於一苟捨周官未有不蕩然無統者矣

太宰兼統內廷

先王之制事權欲合於一而內外之勢本不容於分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余嘗於冢宰屬官論之矣宮正宮伯雖曰掌王宮內宰俱曰掌王內統而臨之則惟太宰焉故宮正宮伯內宰皆隸於太宰而小宰之夫

皆位於太宰而兼掌其事職雖列於外而通於內權雖分於二而總於一王宮后宮無不在所掌也自其掌王宮也則兵衛即衛凡宿衛之人皆領之飲膳衣服灑掃啓閉次舍慳儉凡供奉之人皆領之宮禁之祕藏王后世子之好用凡財用之司存皆領之其間多寡豐約用舍去取天子始不得以自私而小臣始不得以自便矣自其掌后宮也則六宮六寢無王內之限九嬪九御九女官之別詔其禮樂正其服御禁其奇袤稽其功緒其間損益增減採擇進御始有宴私玩狎之節而無侵切惑移之患矣蓋世未有家不齊而國可治者未有國不治而天下可平者太宰之治所以兼統內外而以小宰為始小宰之官刑既已齊其家宰夫之朝法又已治其國然後太宰之邦典始可治天下矣

道揆法守

冢宰以佐王則有法守之意以聽治則有道揆之理夫惟有所守故八柄八統皆曰詔王夫惟有所揆故八法八則直以治而已

責任

一夫不獲阿衡曰時予之辜房元齡曰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劉蕡曰擇將相以任之使權造化之柄百揆者言揆度者事使其正也阿衡者言權衡萬物使得其平也冢宰者言調制百化使得其和也

體統

周公不能自為三百六十官之事而能用三百六十官之所長唐制列五房於政事堂而吏房居其首前輩著宰相論曰以一人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足以天下人才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故惟不以一能自名也而後能合眾人之所能

周公相君比舜禹益伊尹傳說相君不同

或問曰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起以待士何汲汲也如此沐與飯且不暇舜相堯禹相舜益相禹伊尹相湯傳說相高宗皆不如周公勤且勞也此周公之德不及舜禹益伊尹傳說乎曰周公不得不然也堯聖人也舜聖人也高宗聖人也舜禹益伊尹傳說勤且勞復何為哉周公則不得不然也成王孺子也方在襁褓之中不

知果為聖人耶苟成王不嗣墜廢其業則是后稷公劉王季文王武王之天下周公失之也周公豈得不勤且勞乎石守遺文

周公為相事事物物各得其所

昔韓退之上宰相書其論周公也有曰當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奸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在八荒之外皆已實貢天災地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寢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休咎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夫以周公之為宰相近而朝廷治遠而天下和又遠而四夷服以至肖翹喘息昆蟲草木之各遂其生者無非周公職業之所在則宰相不可以一官一職論者即周公見之矣陳伯厚唐史斷

漢三公名不定

漢官因於秦舊視古舛駁而三公之名尤為甚焉初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為三公其名雖均而其權實差武帝罷太尉而置大司馬成帝改

御史大夫而置大司空未幾而復罷大司空而置御史大夫哀帝又改丞相為大司徒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而司馬之職終於漢世不改方漢之初丞相之權最尊太尉特佐其職而已籍福說田蚡曰魏其為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相尊等耳至是太尉之權始無異於丞相也故事御史大夫奏事會廷中蓋居丞相後不當與丞相鈞禮蕭望之為御史大夫乃不禮於丞相丙吉至是御史大夫之權始不下於丞相也惟宣帝能加禮丞相稍抑御史大夫而不使之抗尊武帝竊假大司馬之權而不任宰相故終漢之世大司馬專秉國柄丞相具位奉行文書而已夫司馬古之六卿掌兵者也自漢以太尉改置而兵柄不移致使其權在丞相上以貽後日僭切之禍其來遠矣故古之三公一失而為秦之左右丞相再失而為漢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失而為東漢之尚書令僕四失而為魏晉之中書令監五失而為後魏之門下侍郎六失而為隋之三省七失而為唐之樞密院蓋至於今而樞密與丞相並稱謂之東西二府不惟失其名而併與其實而失之矣予故因漢而詳言之

權有所分用儒不得其真

自漢武帝以公孫弘為丞相而後儒者相繼秉軸宜其賢於漢初軍功刀筆矣然等功課效未聞其遠過於前何也蓋武帝本不識儒徒誘於虛名而取其易制者為之既任以相乃侍中出入禁闥辨論數詘大臣以侵侮外廷之權九卿更進用事而天下之務不關決於宰相即位以來亟辭亟罷而五十四年之間凡易相者十有三人且彼固不足以任相位又奪其權而責之事安望其有盡職者哉宣帝抑御史之權似知尊禮丞相然六百石以上吏不選於丞相而調於尚書宦官久典機要天下之事一切歸之中書成帝雖罷中書而復置尚書自丞相以下皆聽命焉然則漢之宰相亦焉用彼為哉史臣不究其故以為元帝專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康迭為宰相使上牽於文義而孝宣之業於是乎衰嗚呼此豈儒者之過哉用儒而得其真與夫權有所分而不得其職者之過也以武帝之用儒擇其賢而責成功則漢之為漢不止於此矣

人皆謂錢穀之問不當至廟堂論道經邦之任不知司農少府廷尉列
在九卿三公總九卿漢制然也平之不知忝職多矣借曰道揆法守不
相紊亂獨不知周官太宰貨賂則歲終計出入議獄則三公會其數乎
文帝非徒問也末年紅腐朽索之效幾致刑措之風皆基于此陳季雅

漢相失權始於陶青

大事記曰自嘉之死漢相之權遂奪矣御史大夫雖副貳丞相之官今
晁錯為之陶青特充位而已體統不正蓋自此始

武帝任九卿輕宰相

夫丞相九卿皆天子大臣所論議相與出治者也九卿贊宰相以謀國
宰相輔天子以出治此古今不易之道也夫今之九卿固他日宰相也
豈為宰相不可盡信而為九卿時可盡信耶蓋朝廷重宰相是重朝廷
也若使九卿更進用事各行其志以為宰相爭權則朝廷紛紛何特定
乎人皆言漢相權輕自大司馬領尚書事始自武帝以來宰相定

於百官之上其輕久矣蓋非特石慶淳謹故至此也張湯用事時語國
家用度常至日晏丞相充位則固已分宰相之權矣為宰相大事不得
與聞坐小事輒誅死豈不大可恨也哉武光以吏事責三公而有天災
異三公策免待之以簿書期會小吏之職而責之以陰陽天地大臣之
事是何異淳于髡豚有卮酒之喻耶戴溪

漢曹參為相不當拒人之言

宰相之任重矣君是任者必欲得天下之士來天下之言俯而從之惟
恐失故也愚嘗觀漢史人惟曹參最為賢相號為一代宗臣宜其宰相
之任當有握髮吐哺之禮至親其代蕭何為相日夜酣飲卿大夫以下
吏及賓客欲有所言輒飲以醇酒莫敢開說嗟乎曹參何為者而敢拒
人之言哉又况祀茲酒文王所以誥廢邦也無彝酒文王所以教小子
也參之所謂飲酒者果何謂也既而卿大夫日夜飲吏民無他故亦日
夜飲而參之罪孰甚焉若曰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則孝惠朝
可謂多事矣后族驕蹇已有萌孽豈無一事而可言耶當時卿大夫欲

有諫者未必不引此為戒而參輒拒之卒於呂氏盜權而禍亂之興幾不救藥實參有以啓之也師

曹參當相

呂后問蕭相國既死誰可代之上曰曹參可及何病惠帝臨視曰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若君帝曰曹參何如曰帝得之矣及何之薨也曹參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高帝以參為可相惠帝亦以參為可相蕭何又以參為可相而參亦自知其為當相以是而相之天下豈有不服哉杜少穎漢史論斷

漢止一相

漢初止有一相相國何死參代之惠帝末年始用王陵陳平為左右相武帝用劉屈氂為左相分官屬為兩府盡其右以待四方之選然終漢世止一相也陳參群傳議

漢相優劣

且以西漢公輔言之蕭曹以清靜致治功良平以謨明贊王業亦宣帝

特則魏相通故事丙吉知大體斯皆章章可言者也及夫張蒼之律歷孫弘之文章韋賢之好學平當之有耻然以號為賢相抑又次焉至若康張孔馬服儒衣冠彼阿諛之譏不勝其任最下則陶青劉舍在翟趙周之徒皆齷齪備位故身名偕泯夫此數子者豈不粗知君子之道古今之變哉病於無所發明保持祿位而已權與賀崔相國事

漢相失職自陳平始

陳丞相不對錢穀決獄論者謂其得宰相體吾謂漢宰相之失職蓋自平始也夫錢穀之出入國用之本也決獄之多寡民命之所繫也宰相不與聞焉而顧使天子責實之廷尉與治粟內史則凡九卿中二千石宰相皆不與知矣陳參群傳議

漢初宰相御史大夫充親密

漢初政權出於一兩府於人主最親密故御史大夫周昌以事入奏見帝擁威姬嚮食其為左相監宮中如郎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奏事至公孫弘亦數實見上或不冠雖非所以禮貌大臣亦見其相親矣

漢初相猶有權其後備位

中署嘉為相欲斬鄧通田蚡請按權夫武帝曰此丞相事何請丁時相猶有權也自霍光為大將軍領尚書事至丞相位在將軍上備位而已

陳參詳

漢初御史大夫無覬覦為相之心

漢初宰相皆以積功封侯及久次者為之若其他才地有餘而功資未足以封侯者則得為御史大夫而不得為相周昌趙堯是也文景武帝初年皆然蓋宰相當以勲舊者為之不可以苟得耳是以御史大夫甘心守職而不敢有踰次之心草茅公孫弘為相不聞闕閱功勞一朝拜相而封侯之爵隨之後以為例是以當時凡位至御史大夫不求所以副宰相皆有覬覦代位之心是以武帝之世宰相多禍少全同上

漢世宰相權輕

武帝以中大夫侍中而謂丞相為外朝而內廷之事宰相不與知矣自

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也而外廷之事宰相不預知矣自其以吏六百石以上調於尚書也而天下之事宰相皆不與知矣同上

漢相權輕已久

人皆言漢相權輕自大司馬領尚書事始自武帝以來宰相建空名於百官之上其輕久矣蓋非特石慶醇謹故至此也張湯用事時語國家用度常至日晏丞相充位則固已分宰相之權矣為宰相大事不得與聞坐小事輒誅死豈不大可恨也哉戴氏筆議

漢武帝之始君弱相強其後君強相弱

方武帝即位之始富於春秋武安侯田蚡以肺腑為丞相權移主上上滋不平特以太后之故隱忍而不發當此之時臣強君弱陰勝而僭陽武安侯既死上懲其事盡收威柄於掌握之中大臣取充位而已稍不如意則痛法以繩之自丞相以下皆惶恐救過而不暇當此之時君強臣弱陽勝而偏陰夫豪傑之士類多自重莫肯少殺其鋒鄙人則惟恐失之無所不至也石慶為相時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

已嗚呼此其所以見容於武帝歟秦文少

漢初相權甚重其後相權甚卑

自高祖以蕭曹王陵陳平周勃鬻呂后以為相之後則宰相之任得有
所專而其權甚重若申屠嘉為相欲斬鄧通而劾晁錯文帝既莫之罪
方且遣使以謝之當此之時天下之望宰相也為甚尊及魏其武安之
後則宰相之任不敢有專而其權益輕若武帝之時九卿更進用事而
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之徒名曰宰相而齷齪自守於
不得已而任之當此之時天下之視宰相也為甚卑林少

丙吉為相政治未善而求陰陽和

丙吉為丞相出逢群盜格鬪死傷橫道過之不問見牛喘而問之以為
詰禁盜賊守令之事陰陽不調此乃宰相職耳談者美之愚竊以為不
然夫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居無所施設而陰陽自調蓋亦佐
入主治疾政安四海使和氣洋洋薄於宇宙旁暢周達浸潤滲漑明則
百姓洽陰則鬼神諧然後寒暑時至萬物阜安丙吉為政之時政治之

不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此不慮而慮

於牛喘以求陰陽和豈不踈哉公溫

丙吉為相不為憂邊思職

邊鄙之事宰相之所宜知者也將帥之能否儲峙之虛實山川之險易
士馬之強弱宜皆曉然於吾之胷中一旦有警則指授於中而取勝於
外今也不然平日邊事謾不加省一旦邊吏以赤白囊至乃信一馭吏
之言倉卒之間召東曹按錄祖記一二以備應對卒使已受憂邊之名
而御史大夫等皆得譴責吉方以得士自誇則吾之所為將誰欺乎宋

漢宣中興之功當始於霍光不在於丙魏

史臣之論各相不取其立功之時而取其收功之際斯亦失矣觀其言
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夫蕭曹起刀筆之間從高祖
誅秦項二人之立功名居多及定天下俱為相國而曰高祖開基蕭曹
為冠宜矣若夫孝宣中興起自藩邸俱由霍光之力其發昌邑於談笑
之間上玉璽於危疑之際在朝駭愕而將軍優為之此漢之伊尹也然

則立中興之功蓋自發端於霍光而丙吉魏相乃於廢命既定之後坐收功於一時專以遵祖宗故事與夫寬厚持重取名語其定國家安社稷固不及光矣

漢世宰相名之不正

武帝命霍光以周公之事此宰相之職也當是時曰千秋方處相位帝既不以委之千秋而委之光則宰相之名移之於光可也今也千秋為相自若而光以大將軍輔政則宰相之名不正矣自是而後宰相之名廢置推光之意而國之大事相無預焉燕益之敗桑弘羊之子遷與史吳繫獄丞相千秋召中二千石博士會議問法此其職也而光以擅召為千秋之罪則宰相之職復曠矣由其名之不正以致其職之曠故昌邑之廢揚敞為相而不得預其謀至於聞議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唯唯而已蓋霍光有宰相之實而無其名揚敞有宰相之名而無其實名之不正於斯時未見其害其後成帝之世張禹為相而輔政專權乃在王鳳平帝之世孔光為相而政之所委乃在王莽卒之擅移漢祚以

成海內之禍其源乃在於名之不正

林少穎通鑑論斷

光武不任大臣政歸房闈

天下權柄必有所歸人主聰明必有所寄只合委大臣使百官各得其職又况西都呂霍上官王氏皆是權威不是大臣托孤之際不免政歸房闈捨宦官外戚孰得親近

曹仲友

漢尚書權重

凡前漢為三公者惟丞相御史二府不帶尚書事其太尉及他官則帶

尚書事矣

太尉後改大將軍

後漢既以司徒比丞相司空比御史大夫而猶

與太尉參錄尚書事為稱凡錄尚書事方得預國政則尚書之權任可

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之驗見於此矣凡領尚書事得秉政權猶帶加

官得親近入禁中也故車千秋桑弘羊與霍光同受詔輔幼主而不得

與尚書事者亦以不領尚書事故也或云懲上官桀爭權之患故光獨

領之自領尚書之名起於霍光則事歸臺閣不特東漢為然觀張安世

以大司馬領尚書事每定大政議已定乃陽使吏問丞相府則是丞相

府不過奉行尚書之議論乎決爾
宰相權輕九卿權重

漢初猶近古高祖之制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大夫之
副事下御史御史白之丞相丞相得以可否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中
執法即中丞也中丞居殿中受事雖與人主親近權尊勢重然亦是御
吏大夫之屬事下中丞中丞白之大夫大夫亦得以可否之於是下之
郡守下之侯王蓋尊者行其尊卑者行其卑也及御史大夫抗丞相之
權對立而為兩府郡國事不上丞相而上御史御史得以意平章之而
武帝之世又急於功利多率意施行不經丞相是故張湯為御史大夫
數行丞相事造白金皮幣而李蔡嚴翟不與議兒寬為御史大夫九卿
更進用事徙流民四十萬於邊而石慶又不與議大臣既不與大事則
賤臣得以輕柄臣自是之後內廷之事丞相不得聞知而歸之侍中外
廷之事不得關決而歸之九卿郡國上計調吏之事丞相不得預聞而
自達於天子調於尚書大臣之無權小臣之橫乃至於此蓋自陳平自

棄其權而武帝又削其權權既分裂四出而貪權者欲集之而歸已至
使簿書期會之瑣屑以其身冒而為之於是上多事而下為欺矣

太尉發置不常

按百官表高祖時盧縮為太尉止一年而省絳侯周勃為太尉亦一年
而省惠帝六年勃復為太尉凡十年而為丞相文帝元年將軍灌嬰為
太尉二年而省景帝二年周亞夫破七國歸復還太尉亞夫傳又云吳
尉為太尉東擊吳楚至五年而復省
之武帝以來或置或省終無定制

群書考索卷三十一

續集

